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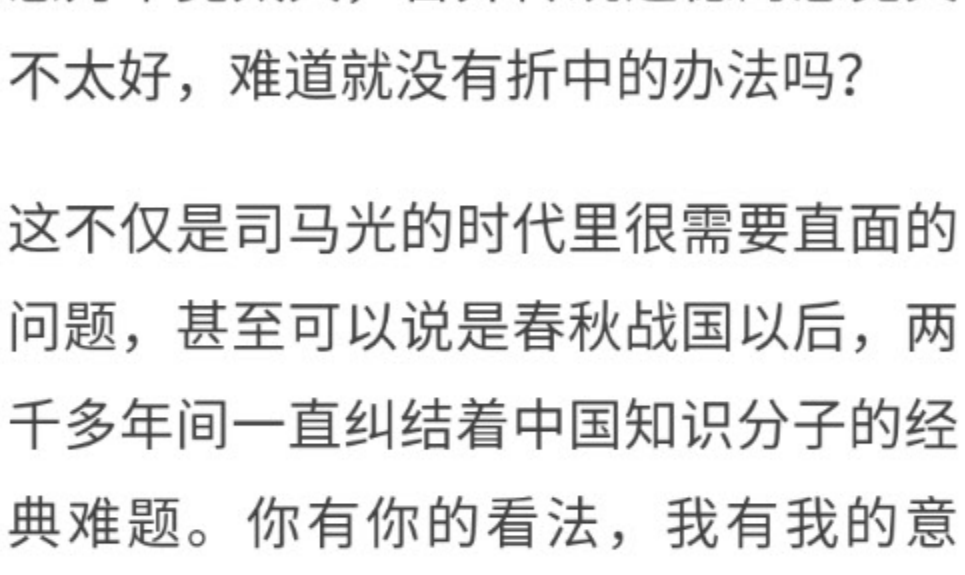
052 司马光为什么会被朱熹打败？

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

进入课程>

08-19

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》。

道德和事功

上一讲留下了一个问题：功成名就的诱惑力毕竟太大，舍弃传统道德的感觉又不太好，难道就没有折中的办法吗？

这不仅是司马光的时代里很需要直面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后，两千多年间一直纠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难题。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意见，大家谈不拢，最后各立山头，各收弟子，这就在同一个儒家阵营里分出了不同的学派。

如果要找到最核心的矛盾，那么大而化之，就是道德和事功的矛盾，所以就分出了道德派和事功派这两大阵营。**道德派主张道德至上，事功是道德的副产品；事功派主张事功优先，对道德倒也不完全排斥。**

如果表现在国家层面上，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：国家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善还是富强？

如果落实到个人身上，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：人生目标应当是由善入圣还是功成名就？换句话说，该做一个好人还是该做一个成功的人？

做好人的代价就是未必能够成功，做成功人士的代价则是或多或少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需要牺牲道德。

司马光的师承

那么，司马光会怎么看呢？

司马光的看法，毋庸置疑，肯定是道德优先，国家要向善的目标发展，个人要向着好人的方向努力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的学术资源有一个相当独到的来处，那就是汉朝学者扬雄。

今天提到扬雄这个名字，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：不熟。

最多在学古代文学史的时候听说他是一个汉朝的文学家，擅长词赋。

但不要说今天，就算在古代，词赋这种文学类型在汉朝辉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不太受人追捧了，认真去学扬雄词赋的人自然也就不多，更没有多少人在意扬雄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了。

但是，在儒学谱系的确立上，如果赢家是司马光而不是朱熹的话，那么当我们今天提到儒家，就不会有孟子什么事，荀子也很可能屈居二线，而扬雄会取代孟子的地位，成为孔子之后的二号人物，我们熟悉的名词“孔孟之道”就会变成“孔扬之道”。

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，观念和著作的流传未必真的都是优胜劣汰。

司马光之所以没能赢过朱熹，在我看来，主要因为司马光对佛学缺乏应战意识——这种态度既不能说是错，也不能说不够高明，甚至司马光的儒学正是因此才显得醇正——虽然司马光也搞一些虚头巴脑的阴阳五行，但和朱熹比起来就显得醇正太多了。

形而上学

醇正的儒学是一门高度入世的学问，它可以是政治学，可以是社会学，甚至是人生哲学，但唯独不是哲学，因为它既不探究终极问题，也完全没有高来高去的抽象思辨。这就不怪佛教东传之后，越来越多的高知都被佛教吸引了去。

学过《熊逸·佛学50讲》的同学应该都有这种感受，什么是空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常，凡此种种，就算你不信佛，也不关心生死，至少也要承认这些问题及其解答都属于极高水平的智力活动。回头来再看儒学，哎呀，太俗了，真无聊！所以，**朱熹为了应对佛学的这种挑战，为了守卫儒家地盘，这才发明出了一整套儒家世界里的形而上学。**

形而上学是一切认知的地基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之所以意识不到这一点，只因为我们对问题不会穷追猛打。而说到对问题的穷追猛打，今天我们都会想到这是科学的特质，但问题是，理解科学也一样需要形而上学地基。

比如拿给你一份双盲实验报告，但你还是可以追问：“我看到的数据是真实的吗？这份报告虽然捧在我的手里面，看在我的眼里面，但触觉和视觉难道不会骗我吗？插在水杯里的吸管看上去不就是断成两截了吗？”

这样追问下去的话，于是“我”是否存在，世界是否存在，一概变得可疑了，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也都是基于假定而存在的——假定世界是物质实体，假定作为观察者的“我”是活生生的人。

人很难接受不确定的状态，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给知识寻找地基——普通人要找一个至上神，高知要找一套形而上学。（可以参考《熊逸书院》58-3 | “形而上学”到底是什么？，以及58-4笛卡尔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（上），58-5笛卡尔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（下））

对于儒学而言，如果没有一套形而上学基础的话，一切命题也就只能浮在世俗层面了。比如我们追问一下：“为什么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呢？”儒家回答：“人人如此的话，社会才能向善。”

我们再问：“为什么社会非要向善呢？社会糟糕一点的话，才方便我浑水摸鱼嘛。”儒家会说：“你的价值观有问题，要改。”

我们再问：“凭什么就是我的价值观有问题，而不是你的价值观有问题呢？”

这种问答，到最后一定停止在价值观偏好上面，只是双方各有所好，互相看不顺眼。

当朱熹改造儒学，给儒学打造出了形而上学基础之后，儒家的传统理论才算有了坚实的地基，“善”才有了“天理”做基础，从价值偏好变成了客观事实。尽管这种客观事实在今天看来完全站不住脚，但对于古代人来说，完全够用了。

所以朱熹体系打赢了此前所有的儒学派系，这是很有必然性的，实至名归。

但是，正因为朱熹是知识体系上的大赢家，所以朱熹很多纯属个人偏好的东西也就跟着鸡犬升天了。

朱熹推崇孟子，孟子的地位就一路高企；朱熹讨厌荀子和扬雄，荀子和扬雄也就越来越冷了，这绝不是因为荀子和扬雄的学术水平真的不高。看清这种现象，会给我们的读书方法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启发，那就是没必要只盯着热门书，除非你读书的目的只是想增加谈资，为社交目的服务。

北宋五子

前边讲过，儒家确立道统，奠基性的一篇文章是唐朝学者韩愈的《原道》，说荀子和扬雄虽然貌似“道”的传人，但对“道”的掌握既不精粹，也不完备——韩愈的原话是“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”，韩愈的意见是：后人如果要想精粹而完备地领略圣人之道，就必须从孟子入手。（S2-029）

后来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，都跟韩愈一唱一和，但司马光唯独独标扬雄，说扬雄是“真大儒者”，是唯一有实力继承孔子衣钵的人，比孟子和荀子高出一大截。（《说玄》，《温国文正公文集》卷68）

司马光对扬雄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就连写书都模仿扬雄著作的模样。

扬雄模仿《周易》写出一部《太玄》，司马光模仿《太玄》写出一部《潜虚》。所谓“潜虚”，意思是深入探索“虚”的本质。

怎么深入探索呢？其实就是用阴阳五行构造出一套神秘主义体系，勉强算是给儒学打了一点很不牢靠的地基，和朱熹的形而上学一比就显得太弱了。不过重要的是，从这部书特别能够看出扬雄对司马光的影响，以至于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有一个评语，说司马光的学术就是扬雄的学术。（《困学纪闻》卷10）

无论是《潜虚》这一类的著作也好，还是对扬雄名著的注释也好，司马光对于儒学地基总还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学术创见，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他曾经和同时代的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一起合称“六先生”，但因为他是扬雄的学术继承人，又不喜欢孟子，跟程朱一脉的差异太大，所以等程朱理学大行天下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就被拿掉了，北宋“六先生”这才变成了“北宋五子”。

那么，扬雄会有怎样的主张，对苏秦、张仪的人生取向又会发出怎样的议论呢？

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

添加到笔记

1.做好人还是做成功的人？是纠缠着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的经典难题，儒家阵营也因此分化成道德和事功两派。

2.司马光对道德和事功的看法，主要传承自汉代的扬雄。

3.醇正的儒学是一门高度入世的学问，缺乏高来高去的抽象思辨。而朱熹发明出了一整套儒家世界里的形而上学，打赢了此前所有的儒学派系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不会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戳此参与讨论>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
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1 人已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乐趣

8月19日

+关注

成功大家都理解。那么儒家道德至上的好人是什么样的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怎么才能这样呢？这样做下去最后会是什么样呢？不这样做会怎样呢？根据答案一路追问下去。这些追问也是形而上的思考。题目太大。那么儒家的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孔子说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孔子的意思是用“仁”来区分好人和坏人，“仁”是标准。那什么又是“仁”呢，再往下学习，会知道“仁”是由儒家的伦理、道德的一系列规范组合而成，这些规范是我们熟知的“孝、悌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勇、恭”等等。儒家认为人做到以上这些，就会成为一个好人。假如掐掉有机会超凡入圣或功成名就的精英阶层。在古代，庞大的普通阶层所能做到的、获得社会认可的、即是最初入口的、也是最终成就的、主动或被动的、发自内心的或做表面功夫的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去做一个好人。而当代，很多人都跑去膜拜成功了，哪怕有些成功的人可能并不怎么道德。成功自然极好，而造福于大多数人获得的成功，则更符合“仁”。既能成功，又能符合良好的、现代的道德规范，是值得提倡的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1 2 3 分享
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1 人已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

用户留言

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

乐趣

8月19日

+关注

成功大家都理解。那么儒家道德至上的好人是什么样的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怎么才能这样呢？这样做下去最后会是什么样呢？不这样做会怎样呢？根据答案一路追问下去。这些追问也是形而上的思考。题目太大。那么儒家的好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孔子说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孔子的意思是用“仁”来区分好人和坏人，“仁”是标准。那什么又是“仁”呢，再往下学习，会知道“仁”是由儒家的伦理、道德的一系列规范组合而成，这些规范是我们熟知的“孝、悌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忠、勇、恭”等等。儒家认为人做到以上这些，就会成为一个好人。假如掐掉有机会超凡入圣或功成名就的精英阶层。在古代，庞大的普通阶层所能做到的、获得社会认可的、即是最初入口的、也是最终成就的、主动或被动的、发自内心的或做表面功夫的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去做一个好人。而当代，很多人都跑去膜拜成功了，哪怕有些成功的人可能并不怎么道德。成功自然极好，而造福于大多数人获得的成功，则更符合“仁”。既能成功，又能符合良好的、现代的道德规范，是值得提倡的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1 2 3 分享

来，带你跑个中国历史马拉松

版权归得到App所有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

< 前一篇

后一篇 >

赞赏

1 人已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微信

朋友圈